

黃帝陰符經集解

經名：黃帝陰符經集解。袁淑真撰，約出於北宋。《通志藝文略》、宋《秘書省四庫缺書目》均著錄袁淑真《陰符經疏》三卷，當即此書。《宋史藝文志》亦著錄袁淑真《陰符經集解》五卷。今本三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真部玉訣類。

黃帝陰符經集解序

黃帝智窮恍惚，思極窈冥，辯天人合變之機，演陰陽動植之妙，經云：知之修鍊，謂之聖人。所言黃帝得之以登雲天，信其明矣。黃帝闡弘道義，務欲救人，或恐後來昧於修習，乃簡集其要三百餘言，洞啟真源，傳示於世。賢人秘隱，寔曰仙經，世人相承，俱謂兵法。此經文少而義博，詞近而理深。先儒數賢，並精注解，義終省略，使中士或存或亡。洎乎唐隴西李筌，尤加說釋，亦不立章疏，何以光暢玄文？驪山母云：陰符三百言，百言演道，百言演法，百言演術。又曰：上有神仙抱一之道，中有富國安人之法，下有強兵戰勝之術。聖母發明三體，此乃三章顯然。儒流因循，然無分析。今輒叙三章之要義，以為上中下三卷，各述其本，因義亦有等威，先註略舉其綱宗，後疏冀陳其周細，非厨前賢之廣達，聊申後學之寡文耳。

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上

朝散郎行潭州長沙縣主簿袁淑真集解

神仙抱一演道章

經曰：觀天之道，執天之行，盡矣。

淑真曰：但觀天之道而理，執天之道而行，則陰陽動靜之宜盡矣。天者，陰陽之精氣也，輕清者上浮為天，陰之精氣重濁者下沉為地。天地相連而不相離，故列子禦寇謂杞國人曰：天積氣耳，地積塊耳，自地已上則皆天也，子終日行於天中，奈何憂天崩乎？故知天地則陰陽之二氣，氣中有子，名曰五行者，陰陽之動用也。萬物纔而生焉，萬物則五行之子也。故使人觀天地陰陽之道，執天之五氣而行，則興廢可知，生死可察。除此之外，更無可觀執，故言盡矣。

經曰：故天有五賊，見之者昌。五賊在心，施行于天。宇宙在乎手，萬化生乎身。

淑真曰：天生五行謂之五賊，使人用心觀執，奉天而行，則宇宙在乎掌中，萬物生乎身上。五賊者，五行之氣也，則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焉。呂望註云：聖人謂之五賊，天下謂之五德。人食五味而死，無有怨而棄之者，此五賊之義也。袁氏曰：所言賊者，害也。逆之不順則與人為害，故曰賊也。此言陰陽之中包含五氣，故云：天有五賊。此者在天為五星，在地為五嶽，在位為五方

，在物為五色，在聲為五音，在食為五味，在人為五臟，在道為五德，不善用之則為賊也。賊者，五行更相制伏，遞為生煞，晝夜不停，亦能盜竊人之生死、萬物成敗，故言賊也。人但能明五行制伏之道，審陰陽興廢之源，則而行之為見也，如此實五藏，善能用之，則為福德而昌盛也。又人能知五賊者，何也？在其心，故言五賊在心。心既知之，使人用以觀執五氣而行，睹逆順而不差，合天機而不失，則宇宙在乎手中，萬物生乎身上。如此則吉無不利，與道同遊，豈不為昌乎？在履官之道，執仁義禮智信則富貴榮盛，豈不昌乎？故曰：見之者昌也。但能依五行相生而用之則為道德，合於陽也。相剋之道用之則為賊害，合於陰也。故三界天師皆用理世，所立經教，只言修善而稱道德，不令修惡而稱賊害也。故知善修道德者，仙也，是陽之主也；陰惡賊害者，魔也，是陰之精。除此之外，虛廣其談也。故宣尼云：《詩三百》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。《易》曰：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，言不善則違。此其至道也，何必廣談修習者歟？合道之體，不在此間，能知天地陰陽成敗之原者，皆在此《陰符》首章而盡理矣。世人見文少而言近，不閑理要而義深，亦何啻三教經書廣博所陳也？故驪山母云：觀其精理，《黃庭》八景不足以為學；察其至要，經傳子史不足以為文；任其巧智，孫吳韓白不足以為奇。此其義也。

經曰：天性，人也。人心，機也。立天之道，以定人也。

淑真曰：言以立天定人，在乎五賊。夫人心主魂之官，身是神之府也。將欲施行五賊者，莫尚乎心。故心能之事有所，此圖必合天道。此則宇宙雖廣，觀覽只在手中；萬物雖多，生殺不出於術內。則明天地不足貴以遠厚，而沉耳目之前乎？故曰：心正可以辟邪。

經曰：天發殺機，龍蛇起陸。人發殺機，天地反覆。天人合發，萬變定機。

淑真曰：天發殺機，公道也；人發殺機，私情也。龍蛇感公道而震起，私情紊天地而反覆，俱合於公道，則千萬化無不定矣。天含五氣，遞為生殺，自然有之。天道生殺，皆合其機，宜不妄動，陰陽變化，時代遷謝，去故就新，此天發殺機，皆至公也。乘天威殺之機，或龍或蛇，沉隱之類，皆能震起於陵陸。順天應時，暢達於其間，為乘天之機，不失其宜也。人發殺機，天地反覆者，人是五行之子，須順五氣之生殺，任陰陽之陶運，何得擅自興其生殺乎？至如世間之法，殺人者死，殺生者罪，何也？為非天之合殺彼人，奈何敢殺之乎？言人不合妄動殺機也。至若姦臣逆節，違背天道，反叛君親，恣行兇惡，損害於世，擅行屠戮，妄動殺機者，有何？翻天作地，覆地作天，如此之大亂，為逆天之大禍，是名天地反覆。此則人怨神怒，天將誅之，人共殺之。有失天地之聖君，若天人俱合其殺機，則是名天人合發，萬變定機也。伐叛討逆

，順天行誅，皆合天之機宜，愜至公之正道，則萬物咸伏，無敢妄動，是名定機。君臣之道，貴其公正，若能動用合其天機，應用同其天道，此即天人合發。奚為由此則人安其心，物安其體，五行安其位，嶽瀆安其靈。上施道德，下符禮義，災害不生，禍亂不作，天人靜嘿，名曰天機。

經曰：性有巧拙，可以伏藏。

淑真曰：人之巧拙，不可顯露；慎言擇善，無使患生也。人懷性智，巧拙賢愚，悉共有之，但少而言也。至如几情之人，有少巧智辯慧，便馳騁顯露，不料得失，反招其咎者，何也？為不隱密，不誠慎，以致於傾敗耳。《德經》曰：大辯若訥，大巧若拙。言隱密也。《周易》曰：君不密則失臣，臣不密則失身，機事不密則害成。由斯之謂也。伏藏者，賢人君子縱有巧智辯慧之性、博學多聞之才，動靜合於機宜，可不為巧乎？常能伏藏，隱密巨細，用之恐被嫉妬讒毀，反招其咎。況愚拙之人，自率於心，造次興動，不自藏隱，立招患咎。賢人養道育德，巧拙之性俱隱於身，然後內觀正性，外鄙邪姪，善即行之，不善損之，修身鍊行而成聖人，外人安能知我巧拙之性乎？皆謂我天然賢聖，不知修鍊而政之，故曰：可以伏藏也。

經曰：九竅之邪，在乎三要，可以動靜。

淑真曰：言人九竅俱皆能生患，在於要耳、目、口也，今誠慎無令禍生。莊生云：人有百骸九竅六腑，體而存焉。人稟五氣而成，頭圓足方，四肢五臟，三魂七魄，遞生邪正，互為君臣。在身通流運動者，九竅也。邪正禍福之急者，在三要焉，即眼、耳、口也。《道經》曰：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是也。道德之士，眼不視邪色，耳不聽邪聲，口不談邪事。所有正事，則視聽言談之，此名動也；涉其邪忘，悉不將心視聽言說，此名靜也。宣尼云：擇其善者而從之，此名動也；擇不善者而改之，此名靜也。《孝經》云：言滿天下無口過，行滿天下無怨惡者，所緣身心正而無邪惡以致此也。但遇善則動，逢邪則靜，此則身無禍息皆在眼、耳、口固慎。故云：在乎三要，可以動靜也。

經曰：火生於木，禍發必剋。姦生於國，時動必潰。知之修鍊，謂之聖人。

淑真曰：姦火喻人之性，木國喻人之身，使人理國安身，令姦火不發，然後修身鍊行而成聖人也。此一科聖意興其喻也，為上文九邪三要動靜之宜，切令誠慎恐未能窮理盡性，故興此火木姦國為喻，令殷勤修鍊以成聖人。言木有火者，喻人身中有邪惡之性、五毒之火也。呂望註云：廣成子以為積火焚五毒，故知火者猛烈之氣。《書》云：火炎崑崗，玉石俱焚矣。木中有火，慎勿鑽研，火發則木焚矣。身中邪毒慎勿縱，恣之則萬善俱滅，其身潰矣。姦生於國

，時動必潰者，凡有此國，其中別有姦人賊臣包禍以思國也。篡奪苟謀富貴，如此之類不一，皆潛藏於國中，君不可知之。但君懷道德，臣效忠良，時和俗阜，天下寧泰，姦人縱有心，無由妄敢興動。皆候其時，合動始動，安得君道失，臣道喪，兵水旱蝗，徵斂苛剋，人心變易，思亂怨上，當此之代，萬物皆有亂心，何況懷姦之人奈何不動乎？又姦者不一，來此隳敗之時，諸姦競發，其國安得不潰乎？此喻上之九邪三要巧拙動靜也。言人有道德，定慧隱在身心之中，諸邪淫穢僻亦不能興動矣；若邪淫競發，則身潰矣。故以姦火藏於木國喻邪正伏隱於身心，此喻賢智之士通詳其文，曉達明悟，精念至道，去惡存善，是名知之修鍊，謂之聖人。故曰：上有神仙抱一之道。又諸葛孔明云：聖人藏之於心，陶甄天地，黃帝是也。賢人學得其法。淑真曰：為五行之善政，不違天時，不逆地理，不傷時，不害物，富國安人，身為賢明，乃得其法。道德之君，堯舜是也。智人學之得其術。淑真曰：用天之道，分地之利，謹身節用以養父母，仁義禮智信忠孝君親，貞廉不失，保其祿位，是得其術。賢臣夔龍等是也。小人學之得其殃。淑真曰：為將天道五行之氣，不思習善之用，以巧智辯慧之性，專事三反晝夜，煩兵黷武，陰謀屠害，苟求奢榮，傾奪於在世，雖暫得富貴，不思禍患將至，反招亡敗，延及後世，是得其殃。祿山思明，古今篡逆悖亂之臣等是也。聖母又言：此文深奧，若巨海之朝百谷也。此神仙抱一演道章上，一百五言，皆使人明陰陽之道，察興廢之理，動用各得其宜，然後修身鍊行以成聖人矣。

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上

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中

朝散郎行潭州長沙縣主簿袁淑真集解

富國安人演法章

經曰：天地，萬物之盜；

淑真曰：天覆地載，萬物潛生。冲氣暗滋，故曰盜也。天地者，陰陽也。陰陽二字，洎其五行，共成其七。此外更改於物，則何惑之甚矣？言天地萬物，胎卵濕化，百穀草木，悉承此七氣而生長，從無形而能生有形，潛自滋育以成其體，如行竊盜，不覺不知。天地亦潛與其氣，應用無窮，皆私納其覆育，各獲其安。故云：天地，萬物之盜也。

經曰：萬物，人之盜；

淑真曰：萬物盜天而生長，人盜萬物以資身，若知分合宜，亦自然之理也。人與禽獸草木俱稟陰陽而生，為人之最靈，位處中宮，心懷智度，能反照正性，窮達本始，明會陰陽五行之氣，則而用之，今《周易》六十四卦、六十甲子等是也。故上文云：見之者昌也。人於此七氣之中所有生成之物，悉能潛取

資養其身，故言曰盜，則田蠶之類是也。《列子》曰：齊國氏大富，云：吾善為盜也。天有時，地有利，天地之時利盜雨澤之滂潤。陸盜禽獸，水盜魚鼈。吾始為盜，一年而急，二年而足，三年大襮，自此已後，施及州閭。吾盜天地而無殃咎，汝盜人之金帛，奈何無事辜乎？萬物盜天地而生長，國民盜萬物以資身，但知分合宜，亦自然之理。此萬物，人盜之義也。

經曰：人，萬物之盜。三盜既宜，三才既安。

淑真曰：既，盡也，三盜盡食其宜，則三才盡安其位矣。言人但能盜萬物資身以充榮富，不知萬物反能盜人以生禍患。言上來三義更相為盜者，亦自然之理者。凡此相盜，其中皆須有道，愜其宜則吉，乖其理則凶。故《列子》云：盜亦有道乎？曰：何適其無道也？見室中藏，聖也；知可否，智也；入先，勇也；出後，義也；分均，仁也。無此五德而成大盜者，未之有也。此乃盜中之道。向於三盜之中，皆須有道，令盡合其宜，則三才不差，盡安其位矣。皆不令越分傷性以生禍患也。

經曰：食其時，百骸理。動其機，萬化安。

淑真曰：言人飲食不失其時，則身無患咎；興動合其機宜，則萬化安矣。言人理性命者，皆謂飲食滋味也。故《左氏傳》曰：味以通氣，氣以通志，滋形潤神，必歸飲食也。黃帝曰：人之服食，必先五味、五肉、五菜、五果，皆須調候得所，量體而進。熟則益人，生則傷臟，此食時之義也。故使人飲食不失其時，滋味不越其宜，適其中道，不令乖分傷性，則四肢調暢，五臟安和，不生疾患，長壽保終，豈不為百骸理乎？故《亢倉子》云：冬飽則身溫，夏飽則身涼，時適則人無疾，人無疾則疫癘不行，疫癘不行則人得終天年。故曰：穀者，人之命也，天是以興王務農。王不務農，是棄人也，將何有國、哉？但三盜盡合其宜，三才盡安其任，此皆合自然之理，然後須合明君賢臣調御於世，乘此既宜盡安之時，當須法令平正，用賢使能，澤及昆蟲，化被草木，舉動皆合天道之機宜，則陰陽順時，寰宇寧泰，使萬化之類獲其安寧。此則動其機，而萬化安。

經曰：人知其神而神，不知不神所以神。

淑真曰：陰陽生成萬物，人謂之神，不知有至道靜嘿而不神，能生陰陽萬物之至神矣。神者，妙而不測者也。《易》曰：陰陽不測之謂神。人但見萬物從陰陽日月生謂之神。殊不知陰陽日月從不神而生焉。不神者何也？至道也。言至道虛靜，寂嘿而不神，此不神之中能生日月陰陽，三才萬物敷榮而獲暢，皆從此至道虛靜中來，此乃不神為至神矣。故《道經》曰：窈窈冥冥，其中有精；恍恍惚惚，其中有物。此乃至道不神之中而有至神之理明矣。欲令修鍊之士明悟無為不神之理，反照正性，修無為之業，存思守一，反樸還真，歸無

為之道，玄之又玄，方證寂嘿而不神，然後能而不為，是名不神而已也。故《老子》云：道常無為而無不為。此則不神而能至神矣。

經曰：日月有數，大小有定。聖功生焉，神明出焉。

淑真曰：日月運轉不差度數，大小有定，方顯聖功之力生焉，神明之效出焉。日月者，陰陽之精氣也，六合之內為至尊者也。日月度數，大小律曆之所辯，咸有定分，運轉不差。故云：日月有數，大小有定。聖功生焉，神明出焉者，言六合之內賴此日月照燭，陰陽運行而生萬物，有動植功力，深妙至聖。故曰：聖功生焉，神明出焉者。陰陽不測之謂神，日月晶朗之謂明，言陰陽至神，日月至明，故曰：神明。言天地萬物，皆承聖功神明而生育，從無出有，功用顯著，故曰神明出焉，又言世間萬物，皆稟此聖力而生。大小有定分，不相踰則小不愛大，大不輕小。故莊周云：鵬鷖各自逍遙，不相健羨。此大小有定之義也。又言：上至王侯，下及黎庶，各依定分，不相傾奪，上下和睦，俗稔時和，名曰太平。故云：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也。

經曰：其盜機也，天下莫不見，莫能知，君子得之固躬，小人得之輕命。

淑真曰：盜機深妙，易見而難知。君子知積善之機，乃固躬，小人務榮辱之機而輕命。盜機者，重舉上文三盜之義也。假如國氏盜天而獲富，人皆是種植之機，不知所獲之深理，何名為機？緣己之先無，知彼之先有，暗設計謀而動其機數，不知不覺，竊盜將來以潤其己，名曰盜機。言天下之人咸共見此盜機，而莫能知其深理，設有知者，在小人君子所見不同，君子則知固躬之機，小人則知輕命之機。固躬之機若何？君子知至道之中包含萬善，所求必致，如響應聲，但設其善計，暗嘿修行，動其習善之機，與道契合，乃至守一存思精以修習，竊其深妙以謹其性，或盜神水華池、玉英金液以致神仙，賢人君子知此妙道之機，修鍊以成聖人。故曰：君子得之因躬。小人輕命之機者，但務營求金帛，不憚劬勞，或修習才學武略，不辭勞苦，飾情巧智以求世上浮榮之機，或奢華寵辱，或軍旅傾危，或貪婪損己，或在財色禍生，雖暫得浮榮，終不免於患咎，為不知其妙道之機以致於此。故曰：小人得之以輕命也。此富國安人演法章，九十二言皆使人取捨合其機宜，明察至神之理，此其安化養命固躬之機也。故曰：中有富國安人之法。

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中竟

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下

朝散郎行潭州長沙縣主簿袁淑真集解

強兵戰勝演術章

經曰：瞽者善聽，聾者善視。絕利一源，用師十倍；三反晝夜，用師萬倍。

淑真曰：絕利者，塞耳則視明，閉目則聽審，務使身心不亂，主事精專也。言人眼貪視邪色則不聞正聲，耳貪聽邪聲則目不睹正色，此視聽二途俱主於心也。道德之士，心無邪妄，雖耳目聞見萬種聲色，其心正定，都無愛悅貪著之心，與無耳目不殊，何必在於聾瞽者也？但心納正則耳目無邪，耳目無邪則身心不亂，身心不亂則思慮白，思慮白則舉事發機皆合天道，比凡情十倍利益，事皆成遂，何必獨用師也？他皆倣此。三反晝夜，用師萬倍者，言上之身正定，耳目聰明，舉事發機，比常情十倍；就中更能三思反覆，日夜精專，舉事發機，比常情萬倍，何必獨用師也？宣尼云：三思而後行，再斯而可矣。使人用心必須精審，此義也。言師者，兵也；兵者，凶器；戰者，危事。處戰爭之地，危亡之際，必須三反精思。深謀遠慮，若寡於謀慮，輕為進退，立見敗亡。所以將此耳目精思，別以為師喻，切今修鍊保固其身，非真用師也。且道德之士，嫉惡如讎敵者，賊也。賢人知此，耳目絕利之源，三反精思之義，深沉審細，理正居貞，誅鋤邪妄之賊，自固其躬，久久成道也，則黃帝滅蚩尤是也。至如古今名將孫、吳、韓、白、武侯、諸葛，衛公李靖，皆善用師，悉能三反晝夜，成功立事，是以致君堯舜之階，成身於榮華之地，然後謂強兵戰勝之術以為輕命之機必也。黃帝得之以登雲天，傳說以處玄枵之望矣。故上文云君子得之固躬，小人得之輕命是也。

經曰：心生於物，死於物，機在目。

淑真曰：心貪於物者損壽，目睹無厭則意荒。但能誠目收心，則無禍敗之患也。是道德之士，心不妄生，機不妄動，輒加於物情；而耽徇之人，取萬物資身養命者，亦天然之理，但不令越分乖宜反傷其性也。故《亢倉子》云：萬人操弓，共射一招，招無不中。招，垛也。亦云：招，箭人也。萬物彰彰，以害一生，生無不傷者，性命也。今代之惑者，多以性養物，則不知休息也。此言心生貪婪於物，則反為物所盜，使人禍敗也。故《家語》云：嗜慾無厭，貪求不至者，形其煞之。《老子》云：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，所貴知足。適其中道不得，將以耽養於物，反傷正性，必害於人，此乃心生於物也。機在目者，言人動生妄心於物者，皆由目睹而心生，故云：機在目。欲令誠慎其目，勿令妄視邪淫之色，使心於物不生妄動之機，不撓平和之性，以保壽固躬也。

經曰：天之無恩而大恩生。

淑真曰：天地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生長萬物不求恩報，而萬物感其覆育，自有恩生也。天地萬物，自然有之，此皆至道之所含育，不求恩報於萬物，萬物承天之覆育，自懷恩於天地也。故《老子》云：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也。

經曰：迅雷烈風，莫不蠢然。

淑真曰：迅雷烈風，陰陽動用，人自懷懼，蠢然而驚也。迅雷者，陰陽擊搏之聲；烈風者，莊生云：大塊噫氣，其名為風也。凡此風雷，陰陽自有，本不威人，人自畏之，莫不蠢然而動懷驚懼也。言道德之君，撫育萬靈，同天地之不仁，則人民、禽獸、草木皆自歸恩於君，感戴如天，各守其分，各安其業，無不逍遙也。明君但施其正令以示國章，兆人睹其威令，如迅雷烈風，莫不蠢然而動，咸恐懼之心，各自警誡，修身慎行也。以此理軍，則將勇兵強，上威下懼，必能誅暴定亂。故云：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。

經曰：至樂性餘，至靜則廉。

淑真曰：志尚廉靜，心無憂懼，情懷悅樂而逍遙有餘也。至樂者，非絲竹歡娛之樂也，若以此樂，性必無餘。故《家語》云：至樂無聲，而天下之安。

《三略》云：有道之君以樂樂人。此言賢人君子以不顧於物，不徇於財貨，則理國安家，無淫刑罰，不越國章，身無過犯，無所憂懼，自然心懷悅逸，情性怡懌，逍遙有餘，豈將絲竹歡宴之樂而方作乎？至如古人鼓琴拾穗，行歌待終，故曰：至樂性餘也。至靜則廉者，既不為小人絲竹奢淫之樂，自保其無憂無事之歡，如此則不為聲色所撓，而性靜逸神貞至廉也。故《亢倉子》云：貴則語通，富則身通，窮則意通，靜則神通。此四通之體，義存乎至靜者也。人能至靜，可致神通，是名至靜則廉也。夫將師之體，貴其廉靜，杜其喧撓，賞罰不差父子，為軍心懷悅樂，性多餘勇，然可摧兇剋敵，功業必成。故曰：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。

經曰：天之至私，用之至公。

淑真曰：天道是出隱，不可窺測，至私也；萬物生成，聖功顯著，至公也。天者，至道也。言道包含萬類，幽深恍惚，無有形段，不可窺測，是名至私。私者，隱匿之義也。能於杳冥之中應用無窮，生成萬物，各具形體，隨用立名，乃至公也。公者，明白顯用，眾可觀睹之義也。此言道德之君，心慮廣博，包物萬機，智謀巧拙，進退可否，悉私隱於深心，人不可得而窺之，是至私也。乃至動用，觀善惡，察是非，施政令，行賞罰，顯然明白，為天下之可觀，乃至公也。故曰：天之至私，用之至公也。為軍將之體，能用心隱密，機必難窺，取捨如神，威恩顯上清下，正明將勇兵強，剋敵摧兇，功業茂盛。故云：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。

經曰：禽之制在氣。

淑真曰：鵬搏九萬，積氣而昇，蝸鳩槍榆，決起而下，皆制氣進退自由也。禽者，羽化百鳥之類也。氣者，天地元和之氣也。人之運動，皆以手足進退為利；禽鳥運動，皆以翅鼓氣，以心進退，翱翔雲霄，人不如也。言鳥在空中

，尚能乘制元和之氣，心動翹鼓，無所不之，上下由己。況人言最靈，不能善用天地道德之氣，固躬養命以至長生久視乎？若人善能制道德之氣，則遨遊太虛大羅兜率，禽鳥不足方也。為軍師之體，善用五行休王之氣，能知陰陽制伏之源，則摧兇剋敵不足為難，故云：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。

經曰：生者，死之根；死者，生之根。

淑真曰：愚人徇物以貪生，為生之理者，促壽也；賢人損己以求生，道德真妙者，固躬而不亡，此言人之在世，貪生而惡死，皆自厚養其身，恐致滅亡也。鞠育身命，必須飲食衣服，此亦天然自合之理。故莊周云：耕而食，織而衣，其德不離，織而衣，耕而食，是謂同德，故知人生資衣食之育養也。然在儉約處中則吉，若縱恣奢溢過分則凶，而反害其生也。至若上古之人，巢居穴處，情性質朴，亦不知有長生短壽之理，任自然之道而年壽長永；及後代真源道喪，浮薄將興，廣設華宇、衣服、紈綵、滋味、膳餼，越分怡養，恐身之不康，殊不知養生太過，役心損慮為促壽之根，故曰：生者，死之根也；死者，生之根。至如道德之士，損己忘軀，不貪財，不徇物，以求長生之術，或則餐霞服氣，辟穀休糧，心若死灰，形同槁木，世人觀之，死之象也，殊不知此長生之根耳。故曰：死者，生之根也。夫將師之體，能知幸生而必死，畢命而反生者，則全軍保眾，為良將焉。故兵術曰：致兵於死地而反生，此強兵戰勝之術也。

經曰：恩生於害，害生於恩。

淑真曰：君子免害而感恩，恩生於害也；小人辜恩而起害，害生於恩耳。此言人心向背，恩害互生。本來無害，元亦無恩，因救害而有恩，即恩生於害也。至如賢人君子小人有危滯，得人濟拔，懷恩感德，終身不忘，是恩生於害也。至如小人承君上恩顧，身居榮祿，不能保守恩德，誠慎始終，一朝恃寵失權，身陷刑網，不知己過，反生怨害之心，此辜恩而起害，故曰：害生於恩也。道德之士，感天地覆育之恩，不辜至道生成之德，修行善政，反樸還源，則無害可生於恩，亦無由生害，不將恩害撓性，守靜嘿以生真利。至如恩害相生、寵辱更致者，小人之見也。為將師之體，不負皇恩，不憍榮寵，慎終如始，保守恩光，竭力盡忠，成功立事，恩亦無由生害，害亦無由而起於恩，以道德臨戎，有征無戰。故云：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。

經曰：愚人以天地文理聖，我以時物文理哲。

淑真曰：愚人見星流日暈、風電雷霆、水旱灾蝗而生憂懼，不知有道德政教淳和、安撫黎民，轉禍為福。以此時物文理，惟聖我知之矣。天地文理者，天地懸日月以照善惡，垂列宿以示吉凶，皆道體自然之理也。言愚人仰視三光，觀天文之變異，睹雷霆之震怒，或寒暑不節，水旱灾蝗，恐之反身，悉懷

憂懼也。愚人以此時物文理。時物文理者，但君懷廉靜，臣效忠貞，獯鵠不喧，邊烽無燧，兆人安樂，寰宇清平，縱天地灾祥，無能為也。聖我以為時物文理者，故《家語》云：殷太戊之時，道缺法邪，以致之亡孽，桑穀忽生於朝，七日大拱。占者曰：桑穀合生於郊，今生於朝，恐朝亡矣。太戊恐懼，側身修德，思先王之政，布養人之道。三年之後，遠方慕義重譯而至十有六國，則桑穀無能為灾。夫子曰：存亡禍福皆由人興，天灾地妖不能加也。則灾妖不勝善政，怪夢不勝善行也。又堯遭洪水，湯遭大旱，皆積有歲年，兆庶和平，人無飢者何也？為君臣有道，政理均和，主信臣忠，百姓戴上，雖旱水不能為灾也。水旱者，時物也，若明時物之理者，皆能轉禍為福，易死為生。故曰：聖我以為時物文理。夫為軍體，日暈五色，星流四維，怪獸衝營，野鳥入室，此時天地文理示其灾祥，但能修政令，設謀慮，恩撫士卒，轉禍為福，則敵何敢當？此乃時物文理也。故曰：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章。下一百三言，皆使人深恩靜慮，恩害不生，曉達存亡，公私隱密，開物成務，觀天相時，故云：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。

經曰：自然之道靜，故天地萬物生。天地之道浸，故陰陽勝。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。至靜之道，律曆所不能契。爰有奇器，是生萬象。八卦甲子，神機鬼藏。陰陽相勝之術，昭昭乎進乎象矣。

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下竟